

在海南，我见到沉香树。外观上，沉香树并不比其他热带树木更奇特，像一个内心丰富的人在人堆里并不扎眼一样。沉香树不会高耸入云如椰子树，也不会开花热烈如木棉树，它厚朴，或者说此生厚朴，沉香之香是它酝酿中的来生，如果没有发现树木伤口的结痂，如果没人去烧这块木片似的结痂，世上就没人知道沉香，世上就没人知道沉香。

是什么人会想到烧一

沉香

鲍尔吉·原野

小张是我居住小区物业公司的垃圾清理工。这是个随和而又勤快的小伙子。每次在小区里遇见，他都会微笑着主动打招呼。小张除了做垃圾清运，还兼废品收购。因为家里不时有报纸、杂志要清理，所以，每次请他上门清理时，都要聊几句，这样一来二去，就和他熟了。

交谈中，我了解到小张来自安徽泾县，爱人也在上海打工，家里还有老人和三个子女。最大的已经上高中了，最小的还在上三年级。我问：“为什么不把孩子接来上学？”小张说：“上海房租贵、学费贵、生活开销太大。三个孩子都过来，负担不起！”

我问：“你们夫妻俩常年都在上海，孩子们的功课不受影响吗？”小张笑了：“孩子们都很懂事。我给他们说，谁学习好，就带谁来上海。他们都想来，就比着学。老大今年高三了，目标就是考进复旦大学。”

小张还告诉我，除了我们小区的清运工作和废品收购，他周末还到邻近小区收购废品。而他爱人则在建筑工地做伙。

了解到小张两口子工作辛苦，既赡养老人，还供三个孩子上学，很不容易。我就给他说：“我家的废旧报刊，你定期来帮我收走就行了。就别一斤三毛、五毛的算了。”

小张听了直摇头：“那怎么行？这不是占你便宜吗？”我说：“你这是在帮我的忙，怎么叫占便宜呢？你不来帮我收，我还要到街上去找人，那岂不更麻烦？”

我这么说，小张还是坚持要付钱。我说：“那就别称了。你看着给就行了。”但每次，他还是要称好斤两，把钱付给我，再离开。走前，还总不忘问一句：“你家有垃圾吗？我顺便带下楼去。”

知道小张的小儿子正上小学，每年，我都整理出一些儿童图书、杂志交给他。每次，小张都如获至宝，连连道谢。等下次来，他就会反馈儿子读书的情况给我：“李老师，你送的儿童杂志。我儿子可喜欢看了。谢谢！”看到这些书刊物尽其用，我也很高兴。

小张是个有心的人。或许因为送书的缘故吧，他总想找机会为我做点什么。

一次，来沪小住的老岳母清洁厨房时，不慎将不锈钢水槽的滤塞丢进了垃圾桶，等发现时，那东西已混在生活垃圾里清理出去了。我安慰老人说：“丢了就丢了，再配一个就是。”可是老人家却难以释怀，坚持要到楼下垃圾桶里去找。我拗不过，就给小张打了电话，请他清运垃圾时关注一下。

本来，我也没抱太大的希望。一个单元二十几户人家，楼底下垃圾桶总满满当当，找那么一个不起眼的金属塞子谈何容易。可让我没有想到的是，我中午打的电话，吃晚饭时，小张就把那塞子送来了。洗得干干净净，用一个清洁袋装着。

还没等我道谢，老岳母已感慨得不行，拿了两个苹果，硬要塞给小张。小张却连连摆摆手说：“不了，不了，还要到隔壁小区做清运呢！”

小张走后，岳母一个劲夸奖：“真是个好小伙子！”还叮嘱我：“以后家里不用了的电器、家具什么的，都别随便扔掉，都给小张拉走。他们用得着。”

我连连点头。其实，不用岳母叮嘱，我也会这么做的。因为这对于我和小张来说，都是很自然的事。

生活里，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和友好，往往就是在这么不经意间建立起来的。这无疑是平淡生活里值得回味的一种美好。

忿。愤怒地把它们一样一样扔进火里，烧到沉香树时，香来了。

物不在乎被发现，它们有自己的灵魂，附着于大自然之中。芳香、甜蜜、坚实、笔直是植物们现世的荣耀，只有沉香木有来生，而它的来生被人窥破，竟在伤痂里。沉香树朴素。树干显得圆拙一些，看不到香樟树的富贵气派。它的叶子普通，四五月份开出的花朵微红带紫，也没什么香气。它就这样长着，像集市上的海南农夫一样普通。谁也没想到沉香生在这样的树上。树，遭雷劈蛇咬之后，疗伤的分泌物在伤口凝聚，又在真菌的干预下结成沉香，被人类誉为“聚日月之精华”的珍品。

点燃沉香，开始没察觉它汇聚了怎样的日月精华，香烧尽了，也没觉出来精华在哪里。我燃香喜欢观烟。这支细细的沉香斜插在白米粒上，它的躯体（或许包括灵魂）在烟的舞蹈中消失。沉香不是香水，无需像狗一样用鼻子探究它。沉香的神秘首先在烟雾的形态里。沉香的烟似比其他香更细腻，人的视网膜观烟雾实在很粗陋，只见到烟的线条而见不到烟的颗粒。如用超微摄像机拍下来慢放，其图像应该是一颗颗圆珠排列而出，色彩不灰，由红变为白，在热力中滚滚上升。但我们只长了人的眼睛，就用人

眼睛对付看烟吧（鸟类学家说鹰的眼睛可看到鸟类在空中扇动翅膀的频率）。人眼看烟雾，可看出其艺术性，由此想到怀素张旭。烟雾在上升中转折，人却说不出线条从哪个地方转折，正琢磨，转折的线条又转折了，与草书笔势相同。沉香的烟势挺拔。我拿出另一种香点燃对比，后者雾气疲软，爱分岔，跟营养不良头发分岔的意思差不多。

我把沉香放在主卧室如布达拉宫那种铁红色的墙壁前观赏。香的烟气像一支马蹄莲，笔直地拔上去，在高高的地方分开。它上升的样子十分沉静，烟柱保持同样的精细，仿佛上方有一个东

西吸着它们。烟气散开时淡了，如一朵花的影子。烟的花朵开放后，依然不忍离开，有留连、似回头观望。看烟气动摇，人却感觉非常静。或言之，你不觉得它动，它却在动，幡不动风动；如站柱所说“静极生动”。观其他事物的动——鸽群飞翔，溪水湍流，均生不出静态感。唯观香，愈看其动愈觉其静。动和静真是不好言说的东西，它们会在一些地方重合。

地球据说是动的，但我们觉不出来。白云显然在的——我小时候见过的那朵白云早不见了——但我们抬头看云，云并不动。人低头系鞋带的工夫，云没了，投入另一朵云的怀抱。远看大河未流，如一面镜子，进河方

川市耀州区西北部，是上世纪30年代由刘志丹、谢子长和习仲勋等打下的一块红色根据地。祖父就是他们麾下的普通一兵，也是根据地创建之初的老战士。

祖父牺牲时也很壮烈。听说，是一个早

晨，大雾，游击队正在行军。作为侦察兵，祖父端支老步枪，走在前面探路。雾中，突然发现了敌情。情急之下，祖父“叭”地朝敌人开了一枪。枪响，游击队当即后撤，安全脱险。祖父未及开第二枪，就被敌人俘获。被俘后，就像后来影视剧所演绎的所有真正的革命者那样，宁死不屈，于是被敌人残忍地当众“砍头”。当时的“白军”，喜欢砍共产党人的头。祖父被砍头时，许多人都亲眼看到过。因此解放后，父亲和大伯父去照金找祖父，一打听“王营仓”，当地不少

我的祖父是红军侦察兵

西北平原

晨，大雾，游击队正在行军。作为侦察兵，祖父端支老步枪，走在前面探路。雾中，突然发现了敌情。情急之下，祖父“叭”地朝敌人开了一枪。枪响，游击队当即后撤，安全脱险。祖父未及开第二枪，就被敌人俘获。被俘后，就像后来影视剧所演绎的所有真正的革命者那样，宁死不屈，于是被敌人残忍地当众“砍头”。当时的“白军”，喜欢砍共产党人的头。祖父被砍头时，许多人都亲眼看到过。因此解放后，父亲和大伯父去照金找祖父，一打听“王营仓”，当地不少

我的祖父牺牲在离家乡很远的一个叫“照金”的地方。照金，位于今天的陕西铜



小园惠风来

（中国画）

赵澄襄

知漩渦奔涌，我在黑龙江差点溺毙即被漩渦拖住了腿。人好在只有两条腿，若有四条腿早被它们拖进淤泥里了。人看了一辈子东西，看到的多是假相。人所乐所悲者，也因为把假相当成了真相。

练功的人，如京剧之盖叫天，书法之怀素，战将如曾国藩都爱观香静坐。香之烟雾，似聚又散，如升却降。

观香实为观沉香木早年的痛。这世上，谁的伤疤被人燃烧？谁的痛苦散发香气？谁的血泪价值不菲？谁的回忆化为青烟？是沉香。所有名贵香水都有沉香的成分，它保持着香气的沉稳。沉稳是向下的力量，正如沉静也是一股大力量。

我观香很小心，这是一些伤口，伤口又莫名其妙变成了香雾。我一点点嗅这些香气，树木当年的痛苦和血泪变成了这样一种香味，似有若无，些许药性，像一个人熬了十年的痛苦经历突然不想说了。有些经历大痛的人会变得空灵，沉香之香即空灵。人类常常述说自己的痛苦，忍不住。人说出苦痛相当于把伤口又豁深了，永远结不成一个痂。沉香沉默，它用分泌液里的芳香安慰自己。它懂得怎么爱自己。

当来人将他连同那盆作为证据的稀世珍品“王中王”，一起请上车时，文质彬彬的他猛然间眼睛一闭，夺过花盆，用力砸向地面。顷刻间，盆碎四裂，兰根裸露，花蕊凋敝。这个举动让带走他的人猝不及防。

他一生中坐过简陋的牛车、货车，也坐过各种漂亮的豪车，坐在警车里却是第一次。恐惧使他一直闭着眼睛，眼前却有一幕幕画面轮番掠过。

他虽出身山村，父亲倒是识文断字，小时候，他跟父亲去山里采药，父亲指着那一丛丛长叶草说，儿啊，这草叫兰花，虽长相平常，但开出花来，这清香气呵，能让人一辈子忘不掉。

初中时，他背古文，乡村教师的父亲给他加课，让他背诵《离骚》段落。父亲说，咱乡间的兰花草在屈原的诗里，是清高又朴素的美人呢！

进城读大学前夕，他跑到山坳深处，寻寻觅觅，挖了一株兰花装在瓦盆里，连同他简陋的行李，一起搬到了宿舍里。有同学打趣：你个农家子弟，还蛮有小资情调呢！

学生会的文艺活动，他上台即兴朗诵郭沫若先生的《春兰》：我们也讨厌人们夸说我们是什么“王者香”，也讨厌人们说我们是“花中君子”，其实我们生长在山地的泉水边……

毕业后留在城里工作，拿到第一个月的工资，他就买了一只考究的青瓷花盆，给那瓦盆里的兰，换了新装。

新婚，他在新房里布置了几盆兰花，新娘嫌兰花太素，他笑着教训新娘说，花如人，不俗才好，新娘竟为此有些生气了。

工资一点点涨了，他也开始买一些价钱贵点的品种伺弄着。到了提升为处长时，公务再忙，他也不曾亏待过他的这些盆兰。该浇水，该施肥，该翻盆，他一样不会忘。

渐渐，他周围凡是有点熟悉有点了解他的人都知道了他的嗜好。渐渐，他对兰花的收藏开始了，他只收集精品。他清清楚楚记得，一盆盆名贵的精品有着不同的出处与故事。

这盆叫“相见欢”的，每一朵花便是一张笑脸，那是老同学为了晋升，让他帮忙打点，请他吃饭后又提着一盆兰花上门，也算是搭准了脉搏呀！

这盆叫“虎头”的，每一朵都开得虎虎有生气，且常年不败。那是常去的那家酒楼的胖经理送的，为了让他包工头侄子接上他们单位的装修活，也算是煞费苦心了。

还有那盆“云中鹤”，洁白的花骨朵，左顾右盼，真像仙鹤起舞。这是老局长的馈赠。前年单位搬新家，一批旧物旧车卖了点钱，给老局长也留了一份，他老人家也是客气，弄了盆“云中鹤”让司机送上门，那确是难得的珍品啊！

哦，还有就是栽在它手里的这盆“王中王”了！那家伙送来时，笑称这是稀世尤物有价难觅，他狂喜之下竟昏了头，明知不可行而为之，违规签下了这桩工程合同，谁知道这豆腐渣工程，竟弄出人命来！

往事不堪回首，想到自己，一生育兰爱兰，本是儒雅书生质，现在却要沦为阶下囚，他竟然忍不住发出可笑的悲声：毁我者，兰也！

其实，兰本高洁，何罪之有？！

北轲？肯定没有这样的人。”

“嘿，爸爸，你说错了，真有这样的情况。”“难道是哪个不肖子孙？”“不对，答案是老鼠。你看，老鼠就是没病，而人类却每天给它们吃老鼠药。”

哦，原来如此。再一想，他肯定是受《老鼠记者》的启发。

过了一会，问题再次袭来：“爸爸，你说什么书没有卖的？”“什么书啊，是书就有得卖吧。要是不卖估计是国家图书馆里的古装书。”哲哲表示反对，随即公布答案，是“秘书”。

问他怎么想到的。他洋洋得意：“我们啊，因为我们刚学了《小摄影家》的课文，里面的高尔基就有一个秘书。”

为什么孩子越来越聪明了，我们却好像越来越笨呢？

战时交通员对敌斗争的故事，请看明日日本栏。

战时交通员对敌斗争的故事，请看明日日本栏。

战时交通员对敌斗争的故事，请看明日日本栏。

战时交通员对敌斗争的故事，请看明日日本栏。

战时交通员对敌斗争的故事，请看明日日本栏。

战时交通员对敌斗争的故事，请看明日日本栏。

战时交通员对敌斗争的故事，请看明日日本栏。

战时交通员对敌斗争的故事，请看明日日本栏。

战时交通员对敌斗争的故事，请看明日日本栏。

战时交通员对敌斗争的故事，请看明日日本栏。

战时交通员对敌斗争的故事，请看明日日本栏。